

和
县
文
史
資
料



代
秋
事
物
話

年
春
史
文
史

火
士
物
命
州

烽
烈
人
革
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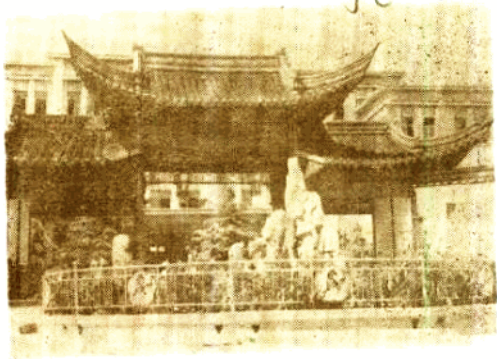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五年十月

第一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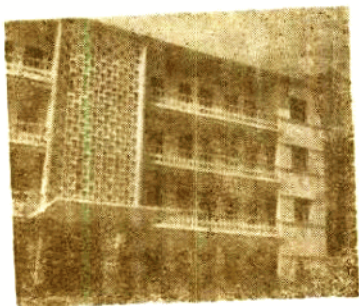
278700

HC250/25

◆ 县委机关二进门楼，
此是明代建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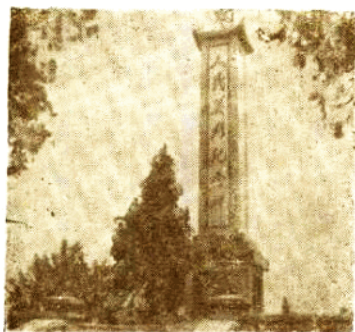
◆ 县委办公大楼一
侧，东二楼为县政协办
公地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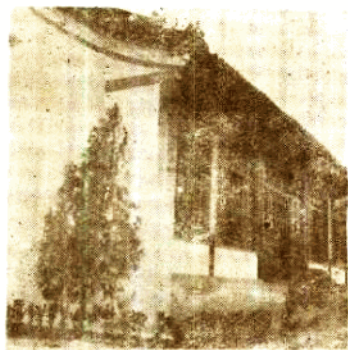
◆ 竣工于一九八二年
的和县回民饭店。



◆ 耸立在西梁山顶的
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


◆ 乌江霸王祠一角。
重修的第一期工程于一九八
四年底竣工。



◆ 座落在香泉晓山下
的张智锦烈士之墓。



目 录

• 烽火年代 •	
解放战争期间和县雍镇区统战工作片断.....	7
烈火结生死友情 乡亲破“文革”冤案.....	7
西梁山战斗亲历记.....	11
• 烈士春秋 •	
丹心碧血化诗魂	
——张智锦烈士的四首诗.....	15
• 人物史事 •	
孙中山侍卫官郭汉章.....	21
王柯氏捐产办学考.....	25
• 革命文物 •	
尹伯西珍藏的一件文物.....	29
• 和州史话 •	
和县建置沿革简介.....	34
和县回族史料.....	37
张籍的籍贯和生平.....	56
张籍的《野老歌》.....	66

• 地方风物 •

乌江霸王祠今昔.....	69
话天门山.....	73
盛家贵的七十块碑.....	77
绰庙的三月三.....	80

• 和县特产 •

雍家镇一品玉带糕趣闻.....	84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• 诗词选刊 •

捣练子·访宋时梅.....	20
登天门山.....	6
乡 情.....	36

• 古人咏和州 •

历阳壮士勤将军歌.....	33
酬张郎中籍远寄长句诗.....	28
吟梅花诗.....	54
项 羽.....	24
香 泉.....	55
镇 淮 楼.....	65
图 片.....	封二、29、封三
编 后.....	86
征稿启事.....	88

解放战争期间 和县雍镇区统战工作片断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国共两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，达成了“双十协定”。但这个协定不久便被蒋介石撕毁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大举进攻，解放战争开始了。此前，我新四军七师奉命战略北撤，留下少量人力开展地下斗争，力求保存实力，维护我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影响。雍镇区同和县其他革命游击区一样，白色恐怖很快就卷土重来了。

雍镇区，当时属临江办事处。临江曾名无东县，即无为县东乡之意，实为巢湖以南和县、含山、无为三县交界的边区。

雍镇区范围在漕河（即今裕溪河，传说为汉末三国时曹操出师江南，于巢湖练水师，开凿运河入长江之通渠，由雍镇至裕溪口故作弯曲，为屯兵隐蔽设障）以北，淮南铁路以南，管辖八角、黄马、沈南、雍镇、裕溪、凤城六个乡。就其地理位置论，是开辟游击区、影响三个县的好场所。

一九四六年，我地方党政组织和游击武装力量，均处于逆境隐蔽状态中。国民党也早已看中了这块地方，趁此时机，整编和充实了省保安自卫团第七团。该团团长曹良文，

即雍镇区黄马乡曹家坝人，实力较雄厚。他的整个防区是和县南乡，他的任务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我游击武装。

尽管局势这样严重，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仍在秘密中开展。我们区联系的中心对象是临江办事处参议员朱学培。因为他的公开身分是农民，已在家种田、贩牛，他和三番子安清帮有交往，更重要的是与曹氏兄弟的关系很密切：曹良文的嫡堂兄曹学之，浑名大菩萨，组织三番子，收学生多人，在地方上颇有影响，威镇乡里；他与曹学圣（曹良文的三弟）有儿女亲缘关系，也是三番子里的帮派人物。我们就是利用这种种条件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，形成敌中有我的格局，壮大自己，限制敌人，迎接大军渡江，解放全国。

在这期间，朱学培除给我们送情报、打掩护，还帮我们买医药、购枪支（如从曹良文处购买三支手枪并子弹，供我们开展地下活动）。

到一九四八年，刘邓大军渡黄河，挺进大别山，主力部队南下由守势转为攻势。地方游击武装力量也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地建立地方政权。

三月份，芜当宣工委负责人谭长发同志找我们谈话，强调在敌强我弱形势下，须从隐蔽中求得发展。并亲自安排通过黄渡油坊老板王安良（白桥人，谭长发学生）找朱学培，与曹大菩萨牵线，争取稳住阵脚。

我区地下工作人员，经过一段时间多方活动，曹良文已获悉我地方政权公开露面，这不仅仅是在他的家乡，尤其是在他驻防范围之内，他岂敢小看。于是，对他的堂兄曹学之说：

“听说你与‘那边’的区长能接头，我想某天在王安良处见见他。”当时我们住小余村，距黄渡四、五里。曹学之于某

日到王安良处坐等一夜未见着我们，即派王安良来请。对方既以礼相待，我们亦不卑不亢，以礼相见，临时备点礼物，随王安良同去。曹学之一见面，即表示很亲热，寒暄之后随即以妥协的口吻建议：你们收税照收，但暂勿摧毁地方保甲组织，否则我在曹团面前不好交待；我既来和你们见面，我就得承担责任，如你们有人被抓，我负责担保。我们考虑实际情况，接受了他们口头提出的这个“君子协定”。

同年七、八月份，乡政权逐步建立。此前，我们通过朱学培与大刘保保长刘华璧联系（此人系曹团属下大队长刘志刚之嫡堂兄弟，曹良文之姑表兄弟）向曹良文传递消息，我游击队在黄马乡建立根据地，要曹不要在该地设立伪政权，不来派税收捐，不得派武装来扫荡。其实，曹良文当时拥有士兵千余人，步枪五百余支，重机枪七、八挺，轻机枪四十余挺，小炮两门，手枪八十支。我们的区干队游击武装，只有五支枪，实力悬殊，无法相比。我们的政权，却建在他家乡这块土地上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但因发展统一战线，团结一切力量，牵制对方，发挥作用，双方划地为界，避免正面冲突，曹良文才一一默然接受并履行了我们提出的条件。

我们根据当时形势分析：曹良文自知国民党大势将倾，曹想利用朱学培与我方牵线搭桥，好随机应变。我则依据其心理动向，主动控制住曹部保持与我方互不侵犯，相机行事。

这时，我雍镇区的区、乡政权和干部队伍均迅速发展壮大：区委书记项冰愚、副书记王亦耕，六个乡都安非了乡长、副乡长。区干队长王璧、副队长倪健民；交通联络站站长过云所，乡以下均建立武工组，并发展情报员几十人。这

些人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眼鼻底下活动自如，不被吃掉，是因为依靠了统一战线工作。那时就在我们的乡干部中，有的原是国民党乡长、保长，名义仍在任职，实际已为我们争取过来，站到人民和革命一边来了。

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做的比较细致、周密，雍镇区虽地处临江前沿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我地方政权与武装力量仍能游刃有余，甚至临江其他区为国民党军“扫荡”吃紧时，也到雍镇区来避风。曹团属下大队长刘志刚，在统一战线微妙关系影响下，确曾暗暗释放我乡长、副乡长四人。如某日，区财粮会计吴件林、税务所长汪家裕、交通员藏德成、武工组长许胜德四人，在黄渡街吃酒，适逢保安队由运漕调防裕溪，路经黄渡与他们遭遇。藏德成因有国民党电话员身分的证件作掩护，被当场释放；许胜德利用熟悉地形，巧妙隐蔽脱身；汪、吴二位却被捕押往裕溪街。捕前，二人因下水收藏枪支、税票、帐单，遍身湿透，形迹明显。我们得知消息后，迅即要求黄渡伪保长孙大锦找曹良文、刘志刚传话说情：

“区长、教导员带口信来说，这两人一定要放！不放，我回去不好交待。你们放，就说是抓错了，抓来两个教书先生，遮人一下耳目，不就了事嘛！”后来，汪吴二人果然平安归来。

一九四八年秋，沈南乡副乡长江宗喜、交通站站长过云所、交通员仇永柱和江宗善四人白天聚集在蔡旭村研究工作，被曹团部下一排士兵发现抓去。事后掌握情报，这一排敌兵，原先预谋偷袭我区政府所在地——小余村，无意中在蔡旭村碰上我们的人，他们被押解沈巷，关在日本人遗留的地堡底层，壁垒森严，插翅难飞。我们还是通过褒山保保长

（名字已记不清）与大刘保保长刘华璧前去活动，暗暗放掉，出地堡后，哨兵鸣枪送行，滑稽至极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，淮海战役前后，国民党败局已定，有目共睹。我们通过朱学培进一步要求曹良文缩小伪政权管辖区域，直接威胁曹部之军粮给养。曹因而通过朱学培出面要求说：划五个保给他暂收一百石米维持军饷，否则当兵的没饭吃，下乡乱抢，事情难办。我们答应他的要求，规定在施桥、朱房、大宋、东陈、千棵柳五个保收米，每保只给二十石，不准多给，但要给我们四支手枪，一百发子弹为交换条件。曹也干脆照办，并托朱学培、刘华璧、过章良在仇家村交付过来。后来这四支手枪分别在我俩和项涤愚、仇健民手上使用。

北撤以后，雍镇区的统一战线工作，对和县国民党地方武装——曹团主力，在大军渡江前的起义投诚，也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就是四十年了。回首当年，那些不怕风险，不避嫌疑为解放事业出力的人，至今犹使我们怀念，今天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仍需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，团结广大爱国主义者，为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而共同奋斗。

（王璧、齐天寿口述 麻朝炎记录整理）

登天门山

黄书敏

蛾眉莫道小，攀拾胆心悬。
勒石羲之墨，雅章太白篇。
琼楼依翠竹，雄塔耸云天。
风月凝梁黛，烟霞掩楚川。
千秋存胜迹，一代有新编。
且听惊涛曲，江声万古弦。

烈火结生死友情 乡亲破文革冤案

我叫刘跃金，今年六十八岁，原住白桥乡三户高行政村孟家场。我在旧社会，是个穷光棍。从一九四五年起，靠卖壮丁谋生：“老虎皮”穿不上几个月就逃跑，跑回来钱花光了再去卖壮丁，一直混到一九四九年春天——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。当时，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扛大炮，驻守马鞍山。解放军要渡江的风声很紧，我又准备“走”了。古历三月中旬某天，我趁煮饭时要去弄柴火的机会，最后一次脱下“老虎皮”，悄悄塞在老百姓的屋檐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。那阵子，国民党封锁长江很严，我冒险绕道经过南京，渡过浦口，步行到和县，已隐约听到西梁山方向的枪炮声。

到家后，西梁山战斗非常激烈。国民党部队居高临下，山形险恶，工事隐蔽，武器精良，火力猛烈，并有江面兵舰和空中飞机配合，防御严密，解放军由下向上强攻，虽然人多势众，但目标显露，造成伤亡惨重。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支前担架队，风驰电掣，积极抢救伤员，气氛紧张热烈。国民党部队日夜火力封锁，担架队很难接近前沿阵地，攻坚不下，解放军被迫撤退，整个西梁山又呈现在短暂的平静中。我虽是多次卖壮丁，当过兵，可从没见过这真打实干的惊心动魄场面，确实佩服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。

古历三月二十三日下午，国民党小股巡逻兵下山，骚扰

村庄百姓，曾到孟家场村余基才家，看见门前草垛旁解放军残留的弹壳，借题讹诈，要搜查枪支，竟公然拿了他家收藏在衣橱中的一支挂表离去。村民孟新田，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干过勤杂人员，见过国民党“大人物”多人，颇有点胆识，见国民党巡逻兵进村骚扰，便见义勇为，主动迎去敷衍，并送他们上路归山。

他们走到余基才家油菜田，发现两个解放军重伤员，满身血污，奄奄一息，国民党巡逻兵见他们未死，硬要带他们上山医治，一个态度犹豫的被带走了(后来知道是个班长)，一个态度坚定的：“我不去，你们给我补一枪，死掉干脆点”。虽然话音很弱，表情却很坚决。那两个大兵听了恼火地骂：“操你娘，我给你补一枪！……我给你疼死，饿死！”孟新田站在一旁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暗暗敬服这个解放军有骨气。村上人站在村头遥望，有目共睹，由于离山太近，无人敢去救助。

待到天刚断亮，孟新田即找村上人商议，约我去抢救伤员。那晚月色朦胧，山上山下，战场鸦雀无声。我俩带扇门板，悄悄赶到麦田，一前一后，刚把伤员抬上肩，走不几步，已被山上国民党发现，子弹划破夜空，落在身后，扑簌簌作响，令人胆颤心惊。

抬到余基才家，已是半夜时分，伤员昏迷不醒。余家住宅隐蔽安全，枪弹射击不到，全村人聚在他家守夜，还杀了两三只鸡“宵夜”。余大妈为人心地善良，用调羹舀鸡汤滴近伤员口中，约莫一小时后，伤员渐渐苏醒，一看周围尽是乡亲父老，自知救命有望，感激不尽地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！”这时我们也才问清楚他

叫李少华，是解放军的连长。余大妈又特意熬了两碗米饮汤（即稠米汤）喂他，给他解渴充饥。紧接着大家合伙计议，趁天不亮赶紧抬送后方医治。村民安明高、尹祥林、罗德源、鲁道德四人自告奋勇，陪同孟新田和我，六个人轮换着抬往白渡桥街，送到解放军团部。团部又托我们立即转送孙家堡村大祠堂后方医院抢救。一到病房，医生、护士迅速组织抢救。他负伤已四、五天了，肘部、膝盖因爬行磨得破烂不堪，血肉模糊，遍身衣服，粘结一起，解脱不下。护士用剪刀剪，最后还得撕，他又疼昏过去。后来，我们担心他救治不活，可能牺牲了……

事隔二十年之后，少华同志一直杳无信息。文化大革命时到处整人。一九六九年冬天，正是冰雪封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消息，四川秀山县来了两位同志，曾三下江南：第一次到南京清凉山，第二次到芜湖四褐山，第三次才找到和县的西梁山，专案调查李少华同志当年在西梁山战斗中负伤、获救的事实经过。他们到了孟家场，还在打听孟家庄。后经李步成老人一介绍，先找到我，除了孟新田已作古外，其余参加救护少华同志的乡亲都被邀集来了，连七十多岁的余大妈回忆往事，竟如在眼前。两位调查人，在乡亲们陪同下，踏雪上山，察看现场。当乡亲们介绍少华同志负伤后，爬行两天两夜，僵卧战场，无人知晓，不得脱险，后被国民党巡山兵发现，要抬他上山医治，他断然拒绝，大义凛然的细节时，恰恰与李少华同志受“造反派”审查所交待的材料暗合，两位调查人喜出望外。至此，李少华同志被“造反派”污蔑为被俘投敌，叛变革命的罪名才被洗雪了。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二十年后，少华同志竟受如此冤枉！

一九七三年七月，正是双抢季节，我在场基晒稻翻场。突然大队来人喊我说：“你救过命的那个解放军连长李少华来了！”我说不清当时的心里是什么滋味，连忙去了。李少华同志是夫妻两人一阵来的。我们一见面，他夫妻俩一句话没说，只是站在路边太阳下，眼泪直滚，我也不禁动感情了！……后来经过大队干部拉场，他夫妻俩才转悲为喜，破涕为笑，向我问长问短，给我赠送不远千里带来的礼物。他再度到余基才家老屋，住了几天，和我们促膝谈心：“西梁山战斗结束之后，我伤一治好，就赶回部队，解放大上海，进军大西南，来不及和乡亲道别，又没问姓名，年长月久，只记得个梁山和孟家庄了。文化大革命，扛过枪的，渡过江的，吃过糠的干部，都得要受审查。‘造反派’硬是认定：‘你身负重伤，碰上国民党的兵，还不成了俘虏，你不投敌，他们能不杀你吗？’不是他们这样硬逼，我真的没有机会见着你们”。

听了他的谈话，我也无限感慨：这样的好同志，枪弹打不死，差点给“造反派”舌头根压死！少华同志在西梁山战斗中，与安徽的乡亲结下生死友情，却在这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黑白成了冤案。

打这以后的十多年，每逢年尾年头，少华同志总要寄一笔钱来给我欢度春节；我遭火灾，他还特地寄笔钱来支援重建家园。今年春节，他来信告诉我：老伴生病开大刀，实在太忙；他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准备离休后，还要来看望一次。情深意厚，实在感人，我们的友谊多么珍贵啊！

（刘跃金口述 洗 心整理）

西梁山战斗亲历记

李 少 华

一九四九年春，为使我军胜利渡过长江，解放全国，必须首先扫除国民党设在长江北岸前沿一切阵地。我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九〇师主力部队，于四月八日下午二时左右到达和昌白渡桥，奉命攻打西梁山，迷惑牵制敌人，削弱敌之江防力量，为我中路大军突破狄港首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。师部部署的战斗任务是：二六八团攻西梁山左侧，并牵制东梁山之敌；二六九团攻西梁山右侧，先拿小陀山，再拿主峰（大陀山）；二七〇团作预备队。当时我任二六九团二营一连副连长。我们二六九团的分工是：三营为一梯队，一营为二梯队，二营为预备队。

三营王营长率全营指战员当晚潜上小陀山敌阵地几十米处埋伏待命，直至四月九日凌晨三时发起进攻，激战一小时，全歼敌军一个连，俘虏敌军三十多名，攻克小陀山。正乘胜前进。这时，西梁山主峰敌军已反扑下来，双方短兵相接，一场肉搏激战，致我伤亡都很大。我三营兵力大减，前锋六连几乎全部英勇牺牲。我奉命率领全连战士立即增援，迅速通过敌火力封锁线，登上小陀山，与三营王营长率领的几十个同志会合了。此时天已大亮。

西梁山东北面悬崖峭壁，高不可攀，且背倚大江，无用

兵之地，西南面居高临下，地形险恶，对我军窥视无余。我们登上小陀山之后，脚未站稳，工事未及改造，敌人即向我小陀山阵地发起攻击，战斗持续一整天。敌人水、陆、空联合作战，主峰上之轻重机枪、迫击炮，陈桥洲之炮兵阵地，江面炮艇之火力，加上飞机轮番轰炸扫射，炮弹、枪弹象暴雨般密集，硝烟弥漫，遮天蔽日，震耳欲聋。敌同时组成火力交叉网，封锁小陀山下大片开阔地，切断我军后援。敌人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，投入大于我军几倍兵力，向我小陀山阵地发起数次反扑。

值此紧急关头，我小陀山阵地全体指战员，早已生死置之度外，任凭炮火猛烈，敌人猖狂，毫无畏惧。阵地上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：“同志们，立功的机会到了！”“打，狠狠的打！”密集的火力、手榴弹同时射向敌群。在激战中，我军前仆后继，机枪手倒下了，另一个战士接过机枪继续射击；这个同志倒下了，那一个继续战斗；多数同志倒下了，剩下的同志和伤员继续战斗；指挥员牺牲了，立即指定战士代理指挥；枪打坏了，子弹打完了，就收集牺牲了的战友的和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。就这样，打退了敌人四次大的反扑，击毙敌约五百多人，我三营、一连也所剩无几了。夕阳西下，夜幕将临，我军奉命暂时撤退。

激战中，我先后五次负伤，六处中弹。撤退时，我连只剩七个同志了，另外有几个重伤员，我组织战友背负伤员下山后，自己便挣扎着滚下山去，疼昏过去，僵卧麦地。不知何时，经过一场瓢泼大雨，遍身淋湿，才苏醒过来，拼命向孟家场蠕动爬行，时昏时醒，费时两昼夜，才爬到不过二百米远的油菜地里（这是后来才知道的），又渡过艰苦的两